《前行广释》和 《前行广释辅导》(节选)

|  |
| --- |
| **无害心——断绝害心，修饶益心、慈心、悲心、菩提心。** |

断绝害心，不要去伤害别人，而且经常修饶益对方的心，对他修慈心、悲心，发愿让他成佛等等。

|  |
| --- |
| **感受等流果：断除害心，远离损恼；** |

如果经常性地修持断害心、修慈悲心，就遇不到损恼的对境、因缘。无论你到哪个地方，也遇不到让你痛苦或伤害你的人和事情，反正总会错开。你说是运气好，其实运气的背后是业果（善业）。没有一个真实的所谓运气，或者没有业的运气。运气里面有偶然性，但偶然的背后也是必然。为什么每次都那么“偶然”？因为如果有修慈悲心的力量，会远离很多损恼的对境及因缘。

## 佛说十善业道经

**丁九、明离嗔恚功德**

|  |
| --- |
| **复次，龙王! 若离瞋恚，即得八种喜悦心法。** |

其实，人生真正的受用就是内心拥有喜悦。怎么才能做到拥有喜悦呢?喜悦不是靠享用物质来获得。护好自己的心、远离嗔恚，才是获得喜悦的根本之道。以此能使人长到一个星期都安住在喜悦当中，再长到一个月、再长到一年、甚至一生都不离喜悦!

所以要把做外道功夫的时间尽量省下来，认认真真地修正自己的心，这才是唯一的安乐之道。除此之外，没有必要跟在世间专家后面，听他讲健身、营养、娱乐等等，然后言听计从、不惜一切地去实行。如果真正的佛法不肯用心修、种种世间法却非常认真地去做，这岂不是本末倒置吗?

过去画的禅师都是胖和尚嘻嘻笑，因为他恒时生活在喜悦中，所以“日日是好日，年年是好年”。内心的喜悦并非庸俗的物质享乐，而是来自于通达、来自于心安、来自于远离烦恼、恶业。内心真正通达、看透彻了，就空灵无执、安宁寂静、不起烦恼造业了。没有惑业的扰乱，就能活在喜悦中，人生从此快乐无忧。这不是任何世间快乐可比，那些世间所谓的快乐建立在取著外在五欲上，有了满意的五欲才感到“快乐”; 五欲对境不时髦、得不到了、没有当初的感受了，就立即生出很大的苦恼。

既然知道了喜悦是心法，下面就学习远离嗔恚能得到哪八种喜悦心法。认识了这些，才能进一步确定日常怎么来得到喜悦。方法只有两个字——“离嗔”。因为嗔恚和喜悦相违，就像明、暗相克一样不可共存。只要心里生了嗔恚，乃至没有消失之前，即使住在最豪华、舒适的星级宾馆，享受最高级的五欲，也不可能有丝毫喜悦;相反，只要我们在内心上消除嗔恚，修出“无损恼心”等八种功德，就是已经成就了喜悦心法。这是以修行使自心转成喜悦的体性，而不是通过外在的五欲使心喜悦。

懂了这个道理，就再也不必要询问世间的专家、吃各种营养素、做种种体育或娱乐活动......不用花一分钱就能拥有喜悦! 因为是心法，不依外物也可以生起，简单至极、方便至极，而带来的却是一生受用不尽。

|  |
| --- |
| **何等为八? 一、无损恼心;** |

修远离嗔恚得到哪八种喜悦心法呢? 第一、损恼别人的恶心会逐渐消失。意思就是，在内净除了损恼别人的恶心之后，心里就非常自在、喜悦安详。

“损”指损坏其它众生的身体、财产、名誉等。“恼”是使其它众生的内心恼乱不安。

常人最执著的就是自己，如果利益被损害，就会以牙还牙地报复。比如，有人损坏了自己的财产，就绝不轻易放过他，一定要让他倾家荡产才泄心头之恨;或者对方打了我，我就必须揍他一顿，使他头破血流才满足; 或者别人破坏了我的名誉，我一定想方设法把他的名声搞得更臭为止。这些都是生起了损恼对方的恶心。

我等凡夫俗子在没有修行之前，或多或少会有这样的心态，即使身、口上没做出恶劣的行为，心里却未尝不怀有对对方的敌意。但是，想修行成道的话，就一定要改掉这些恶习，遇到有人侵损自己的利益时(比如损坏财产、名誉、对自己排挤、毁谤等)，一定要调伏自心，不生恨人、怨人、害人的心。时时观心、调伏心、努力让心不起丝毫嗔恚，就逐渐能减少、减薄损恼的恶念，比如最初做到一个星期内不起损恼，然后能做到一个月、再做到一年内、甚至在梦中也不生起。这就是通过以心改过，来使损恼心逐渐消失，以后遇到怨家损害，不但不会以牙还牙，还能做到宽宏大量地饶恕对方、甘心吃亏、以德报怨。

下面讲两则事例:

第一则:汉朝支恭明居士七岁时，曾骑着竹马在邻居家玩耍，被狗咬伤小腿。邻居想杀狗取肝敷在疮上。支恭明说:“天生这狗给人看门，我如果不来，也不会被狗咬。这是我的过失，与狗无关。杀了它能治好伤都不可这样做，何况治不好反而招来大罪呢!”当时乡里几十户人家都被他感动而不再杀生。

汉献帝末年，遭流寇扰乱，支恭明和数十同乡为躲避战乱而前往东吴。

出发的这一天只有一床被子。有个客人跟随他。到了夜晚天气十分寒冷，没有被子，支恭明就招呼他一同睡。接近半夜时，这个人把被子抢走了。第二天早晨，同乡问他:“你的被子哪里去了?”他就说出事情的原委，大家说:“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?”他说:“如果我告诉你们，你们一定会以抢劫罪惩罚他，但是怎么能因为一床被子而杀害一个人呢!”大家听了都很感叹佩服。

平时如果能在大大小小的逆境现前时都修远离嗔恚，达到熟练时，即使受很大的损害也不会起报复心，像支恭明一样，以理智把握自心，不做任何损恼众生的事。这也只有平时操之有素，临时才能做得出来。

每一次在遇到别人为难你、对你态度不好、或者伤害你时，都是修持离嗔的好机会。这时候不能轻易放过，而是要按照佛法如理地思维、观察善法，也就是可以运用学过的安忍修法，实际修一次降伏嗔心。比如马上以正念提醒自己: 现在考验我的时候到了，我不能随嗔心转，如果现在动嗔心就是毁坏自己，这嗔心一起就是“火烧功德林”、就是“百万障门开”，多劫精勤修集的善根将会毁于一旦。再从正面思维安忍的利益: 现在我若安忍，就能消除多生累劫的业障、积集很大的福德，这是成就安忍波罗蜜的极好机会，我应当不失良机、欢欢喜喜修一次顺受。如是励力思维嗔恚导致的过患和安忍得到的利益，可以使心伏住嗔恚，这一次离嗔的善业修行就得以圆满了。

像这样，只要在境界现前的时候站稳脚跟，经受住了一次考验，道力就增长一分。以后第二次、第三次乃至十次、百次都如法炮制，次次争取过关、道力愈炼愈强，逐渐串习成性，遇境就能自然提起;负面的烦恼却只能随起随灭、逗留的时间越来越短。能够这样忍辱护心、尽此一生不起损恼之念，那是最让人欣慰的事。

第二则: 宋朝宰相韩琦有两只宝贵的玉杯，每次宴请宾客，他总把玉杯放到桌面，盖上锦缎。有一天他宴请官员时，一位小官员不小心碰倒桌子，两只玉杯顿时摔碎了。在场的人都大惊失色，小官员也跪倒在地。韩琦却神色不变，笑着对大家说:“凡物成毁都有定数。”然后对小官员说:“你也不是故意的。”在场的宾客无不感叹佩服。

以上两位主人公知道世间任何事都由因缘决定、自己受损害也是以往损害众生的报应，现在业报成熟，需要以这种方式来做了结。不悦意境现前时立即像这样理智地思维，把受损害的想法换成还债、消业的想法，想通了就会转而心生欢喜、心甘情愿地接受事实。常常按照这样修，定能伏住报复心理。

|  |
| --- |
| **二、无瞋恚心;** |

如果心变得仁慈、不再动不动就生气，那么即使见到不满意的人、事，也能心平气和地对待。长期串习纯熟，就达到无有嗔恚的心态和行为而恒时喜悦。

因为没有什么事需要生气。既然不生气，心里就一直喜悦，做事喜悦、走路喜悦、上班喜悦、吃饭喜悦、睡觉还喜悦。那时才发觉原来喜悦易得，不必花一分钱却充满了内心。

如果能从今天起尽量少一些“看不惯”，看什么都好、不论高低、好坏哪种境界，只是平平等等、不加分别、一味安住在离嗔中，就把一尊欢喜佛从自己心中请出来了。好好忍辱、除嗔，就常有欢喜佛在;眼见外在过恶，生了分别，就又遭殃、又变成魔了。做佛做魔，只在一念之间。

|  |
| --- |
| **三、无诤讼心;** |

只要远离嗔恚，就不争什么我是你非，就能得到喜悦。

硬要争辩，其实就是把胜利建立在对方的失败上，这种争斗只会失去喜悦。离嗔才得到心国太平; 一念诤心起，就又展开彼此的厮杀、又“硝烟四起”了。

那怎么止息别人的诽谤呢? 答: 当作天上打雷、空中下雨好了，只要不理会、不牵扯，转眼它就自行息灭。世上的事都是因缘所生、“两个巴掌拍得响，一个巴掌拍不响”。只要自心不起诤论，就永远没有诤论，这就是“心灭则种种法灭”的妙理。内在消除诤讼心，就彻底消除了外在所有无意义的诤论，从此得到喜悦心法，成了无诤之人。也就是，无论听到多少指责、多少诽谤、多少谩骂，都像听到美妙的音乐一样，成为欢喜的泉源。如《证道歌》所说: “从他谤、任他非......我闻恰似饮甘露。” 听到毁谤的声音不仅不生嗔恚，反而如同饮到美妙甘露、如同听到百灵鸟歌唱般地欢喜。这样就是得到无诤喜悦心法，不管电闪雷鸣、暴风骤雨，心里有的只是一片喜悦!

接下来再举一些例子，让大家体会到怎样才是喜悦。这些事例听起来幽默有趣，其实就是退一步海阔天空、一个微笑使争端化为乌有、是心中通达事理而开朗、自在，这也是为什么有智慧的人都生动活泼、根本没有苦恼，他是乐得快活、笑口常开。

首先讲宋朝宰相富弼，这是一位修禅宗开悟的大居士。在他少年时，一次有人骂他，还说: “我就骂你。” 富弼说: “恐怕是骂别人吧!” 这人又说: “我叫着你的名字骂你。” 富弼答: “天下哪会没有同名同姓的人呢?” 骂的人听了非常惭愧。

另有一位谢逑，邻居侵占他的土地。有人劝他向官府诉讼，谢逑笑笑说: “他只是占得了地，哪里占得了天呢?” 根本不和人计较。

还有一件事: 有个体育记者去国外采访，因为走得太急，一脚踩在一位外国老者的脚上。外国老者反过来对他抱歉: “对不起! 对不起! 是我走得慢，阻碍了你。假如我走快点，你就踩不着我了!” 这一下把记者羞得脸红。

以此三个例子应该明白，只要把心量放开，天地就会变得宽广无垠，世间上再没有任何解决不了的问题; 如果死死地固执在一点上、一定要争出个我是你非、谁对谁错，那只会使彼此的怨结越结越紧，最后自己也苦恼不堪。

|  |
| --- |
| **四、柔和质直心;** |

常常听到有人说: “我以前脾气很好，倒霉的是碰到了这个人、遇到做这种事，经常弄得我心情很坏，我自己都不敢相信现在我这么粗暴!” 这就说明人心不是固定不变的，它会随因缘变好或变坏，就像天气阴晴不定一样。

怎么说是随缘而变呢? 比如起了嗔恚，当下内心就失去柔和而变得粗暴。大家可以观察: 嗔恚为作者会造出什么相貌呢? 全身皮肤、肌肉等紧张坚硬，咬牙切齿、紧握拳头，这是嗔恚的表相。与此同时，心当然就是紧张、坚硬的。人在暴怒时，能一刀把人捅死、能杀人不眨眼，如果不是心肠变狠、变硬，怎么下得了手呢? 串习嗔恚到量，内心就一定变得这样粗暴、蛮横。

再说人动嗔时，内心非常偏执。对某人生嗔，眼里就只认他是敌人、是世上最可恶的人。不论他说什么、做什么，都觉得讨厌，这就失去了内心的公平质直，心已经被很重的偏执遮盖了。其实客观地看，对方有很多方面值得赞美、欣赏。但是被嗔恚障碍，心就变得非常不公正、执牢在可恶想上，认为他所做的一切都不对。这就是嗔恚造成蛮不讲理、失坏正直的心。

所以我们要逐渐学会对任何人、任何事都远离嗔恚，把火气逐渐化掉。火气能化掉一分，心就多一分柔和、少一分偏执，性格就不像原来那样执拗，逐渐会变得柔和似水、朴实正直。这样修出了柔和、质直心，就能时时拥有喜悦。

|  |
| --- |
| **五、得圣者慈心;** |

 “慈心”是给予一切众生现前、究竟安乐的善心，加“圣者”是为了区别世间一般的慈心。有什么差别呢?

简单说，圣者慈心是广大、平等的，不论对待哪种亲疏恩仇、贵贱贤劣的众生，即使他毁谤、伤害自己，都无私地平等祈愿、而且尽可能地帮助他得到安乐; 世间慈心就不是这样。比如世间女人见到自己的宝贝儿子时会非常欢喜，儿子稍微跌一跤，就特别心疼;别人的孩子哪怕死了也不相干。这就是有亲疏之别的妇人之慈，说穿了只是自私的心理。认为这是自己生的孩子，就愿意给他安乐; 那是别人的孩子，再怎么缺乏安乐，也与我无关。不仅如此，这种慈心还与嗔恨相连: 别人稍微伤了自己的孩子，就马上生嗔心; 孩子不顺从自己的意愿，会非常生气等等。

圣者慈心无亲疏之别、不与嗔恨相连，因此是平等、喜悦的心法。

凡夫修行能初步离嗔，就得到近似圣者的平等慈心; 进一步断除嗔习、证得空性，就真正得到圣者慈心。远离了嗔恚的障蔽，就开始逐渐能对一切众生生慈心，不但亲人，即使对于怨敌也一样生慈心。哪怕对方打骂、伤害自己，仍然甘心为他成办利益安乐。这就是成就了喜悦心法。因为这样的慈心是无条件、平等的，所以不会以不合自己的心意而转生嗔恚，也就不会失去慈心带来的喜悦。

|  |
| --- |
| **六、常作利益安众生心;** |

如果能基本做到对任何众生，不轻易生嗔动怒，这样去掉了很重的嗔恚障碍之后，再往心上做一些引导、启发、转化，就会开始常常为法界无量众生的利乐着想。这是修心后继的效果，也可说是发起了大乘利他心。修习坚固之后，再相遇亲疏、贵贱哪一种有情，就会经常考虑: 我应当尽心尽力让他们得到利益安乐。起的虽然是利他心，反过来却使自己以慈悲心的滋润而发出喜悦的温暖，这就是在自心上成就喜悦心法 (使当下的心转成喜悦体性，如同春光本来明媚)。

这不是依靠感官刺激、歌舞娱乐来成就喜悦。那些贪心酒鬼喝多了五欲美酒，就自以为得到的是快乐，其实都是苦恼，一旦喝不到五欲的酒，酒瘾就发作起来，折磨得自己浑身不自在。

从这一句要体认到: 一旦我们远离嗔恚，常常生起为众生的利益安乐着想的心，就会源源不断地出现喜悦。利他心便是喜悦的源泉。

想一想: 每次我们设身处地、为别人的利益着想时，是不是内心充满了善意?内心充满了善意，是不是满怀喜悦? 准备去利益众生时，一想到现在能实际去做利益众生的事，往往会油然生起一股喜悦; 正在亲自利益众生时，处于很清净的善心，就更加欢喜; 最后看到众生得到了安乐，又发自内心为他欢喜。所以，只要常常保持利他心，就常常保有喜悦。无论见到谁，都像见到自己的亲人一样欢喜; 无论做什么，都像帮助自己的亲人一样喜悦。

下面讲一个榜样供大家效仿:

《居士传》里记载: 古时李子约居士，赵郡人，十二岁做了参军。为人仁慈，喜欢布施。有一户兄弟因为分家产不均而争吵，子约就出钱补给分得少的人，让他再给分得多的。这时兄弟俩都感到非常惭愧，互相推让起来。

有一次子约偶尔出门，见小偷在割他家菜园里的菜，就悄悄地避开。家仆抓到偷米的人，子约好心安慰、亲自把他送走，说: “这都是穷困所导致，不能责骂他。”

子约曾拿出几千石米借给乡里人。这一年闹饥荒，乡里人无法偿还，都前来致谢。子约设宴款待他们，手举借贷契约当着大家烧掉，说: “债务已经结清了，你们不要介意。”

第二年大丰收，借债的人家争着来还米，子约一律不接受。后来又发生大饥荒，子约做粥救济饥民，救活的人数以万计。而且建造大坟墓，收埋路边已经饿死了的人。到了春天又拿出稻种送给贫困的人。当时赵郡人都感恩戴德，抚摸自己的子孙说: “你们都是李参军养活的!”

开皇八年，子约六十六岁，在家去世。赵郡男女无不流泪说: “为什么我们不死，让李参军死呢!”

李参军的内心远离了嗔恚，所以常常自然流露出利他的善心。嗔恚是慈悲的违品，只要陷在嗔恚中，就一定障碍利他的善心，如同还有乌云的障蔽，就发不出温暖的阳光一样; 反之，只要我们有效地净除违品嗔恚，就能顺利地发出广大的慈愍心，继续使它增长、广大，到一定时候，就可以常常发起为众生利益安乐着想的善心，如同远离乌云障蔽而放射温暖的阳光普照万物。

|  |
| --- |
| **七、身相端严，众共尊敬;** |

忿怒是在人们身上制造丑陋的恶魔。当它发生时，立即使身体的相貌、脸色、表情、动作、言语等全部变得凶狠丑陋。着了忿怒魔的人，就像凶神恶煞一样让见者都心生恐惧、厌恶; 反之也有立竿见影的效果——只要远离忿怒，身心就会重现庄严相、创造出良好人缘。所以还是要在自心上做转变。

说来可怜，世间人天天跑美容院做美容，美了上身美下身，美了头还美足，从没听人说要美心。里面是罗刹心，外面粉饰一层表皮，真的已经做到美容了吗?

人要有自知之明，什么时候自己动怒，脸色马上阴沉起来、脸部肌肉也凝固不放松、全身肌肉都处在紧张状态中，而且心跳加速、呼吸急促、血压升高，这就是现出丑相。常常生嗔动怒，身相的恶化积累多了，就会使丑陋越来越固定，最后成了一脸凶相。没有人愿意看凶狠的脸，所以一见到他都会下意识地远远避开; 相反，如果我们能把自己的心态转一下，以后不论对待任何人、任何事，都学一个心平气和，哪怕别人伤害了自己，甚至于砍我们的头、断我们的脚，也永远仁慈地对待。这样一贯秉持慈悲，外现的相貌就开始转为庄严，加上内怀慈悲有很大的磁力，就把众生都吸引在身边，使大家非常乐于亲近自己、并由衷地生尊敬心、欢喜心。

值得一提的是: 这里的端严不能狭隘地理解成标准的美男子、美女子。其实内心清净，没有了烦恼，不论现哪种相都成庄严。比如寺院里塑的五百罗汉像，千姿百态，现的都是庄严相; 天王殿里塑的布袋和尚，腆着大肚乐哈哈，所谓“大肚能容，容天下难容之事”，有这样大的心量，就是大福德相、大庄严相! 所以，只要不生嗔心，不在乎长的是圆脸、方脸、单眼皮、双眼皮、不在乎高矮、胖瘦，穿衣吃饭、举手投足、语默动静，全都是庄严。

|  |
| --- |
| **八、以和忍故，速生梵世; 是为八。** |

 “梵世”是清净世界，是得禅定者和三果以上圣人居住的色界。慈悲喜舍四无量心，又叫“四梵住”，是四种能安住在色界中的因。

远离嗔恚使内心柔和安忍，就能快速生到梵世。以上讲了八种喜悦心法。

从求生净土来说，如果能远离嗔恚，内心柔和安忍，在此基础上以真信切愿勤修净业，就一定能往生到佛国。

下面举三个这方面的例子:

第一个例子: 民国的空三师，他出家受戒之后，就在千山龙泉寺里阅读大藏经。平时精修净业，昼夜精勤念佛。民国十八年，听说谛闲法师在哈尔滨极乐寺传戒，他就从远道而来，请求担任照应新戒汤药的职务。当时正值炎热夏天，热气蒸腾，得病的人十有三四。空三师这时就称药量水，从早到晚不休息地服侍病人。他怜悯别人的病苦，几乎想用自己的身体代受。

有一天他生了小病，对如光师说: “弟子不久将生西方，求师父慈悲提供一个清净处所，好图个方便。” 如光师答应了，问他什么时候走。他说不出十天。第二天早晨，就换在寺院东边一间清净房间里居住，如光师嘱咐他好好养病。空三师说: “今天就要往生，没有静养的时候。能把我的遗体快速火化，愿望就已经满足了。” 如光师答应下来。空三就跏趺而坐，闭眼合掌，念佛不断。这时如光师请他留个偈子，他说: “能说不能行，终是假智慧。” 说完端坐而化。

空三师的性格非常调柔、安忍，他全心全意地照顾病人，就像对待自己一样。如此深厚的善根福德，就是雄厚的资本，使他在临终时有力量自在从容地往生西方。以此也可看出，励行十善业道实际是往生净土的基础。

第二个例子: 民国刘春才居士，天性至孝。幼年时父亲早逝，他孝养母亲出于至诚。他不识字，一辈子做竹工，得到好食物自己不肯吃，一定带回家献给母亲; 凡是时新的东西，总是尽力买回来奉养母亲，四十多年如一日。母亲生病时，他就不做工，早晚侍奉在母亲身边; 母亲感受病苦时，他总是食不甘味、衣不解带。

中年时妻子去世，没有儿子，也不再娶妻。别人劝他再娶，他谢绝说: “我的收入养母亲都怕不够，哪里忍心再娶妻夺走母亲的食物呢?” 这样边说边流泪。

母亲去世后，他把母亲的像挂在墙上，进出都一定要叫一声“母亲”，就像母亲在世时一样。他戴了九年孝冠才脱，每月必拜一次母亲的墓。

他平时乐善不倦，沿街叫卖自己做好的竹器，同时拾捡字纸，冬天在街上扫雪，夏天就捐钱施茶。虽然家里穷得连隔夜的粮都没有，但在母亲过世之后，遇到有人求助，都是有什么就给什么，面无难色。

到了晚年他早晚念佛、专修净业。民国十四年，七十三岁，正月下旬时生了点小病。二月十五以后就不再吃饭，只喝一点开水，持续了十多天。三月初二晚上，梦见五百位僧人来接他，并预知初五辰刻(早晨7~9点)归西。果然到这一天早晨，结跏趺坐念佛而逝。

经中本处的“和忍”是指，修持离嗔的善业会改变自己的性格。这一条首先要缘自己的父母修。对待大恩父母不能生丝毫嗔心，要有发自内心的敬爱，不论态度、言语上都做到柔和，这就是“和”。父母生病、衰老等时，尽心尽力地服侍、心无厌倦，这就是“忍”。对父母有这样的和忍之心，再移到对待其他亲人、朋友、同事乃至一切人。也就是逐渐做到公案中的刘善人那样，成就柔和、安忍的品德，就会感动天地、迅速与佛心相应。再具足信愿修持净土法门，就决定能往生净土。

第三个例子:民国唐氏，幼小时喜诵佛经，天性孝顺。十岁这年，父亲得肺病，唐氏每天半夜起床，诵完经就到很远的地方去摘带露水的丝瓜。摘满了一筐再回来捣成丝瓜汁。到天亮时，做好汤端上来给父亲吃。过了一个多月，父亲的病就痊愈了。

十八岁时她嫁给倪家。当时正值咸丰年间的战乱，她父亲抗击敌寇，在战场上阵亡。全家殉难，只有弟弟潜叟（sōu）逃出。

过了五年，战乱平定之后，唐氏把很多尸骨捡在一起，然后咬破右手三个指头，把鲜血洒在骨头上，很快就认出父亲的尸骨，然后安葬了父亲和其它尸骨。她弟弟因为流离失所，染上寒湿，已经到了病危阶段。她给弟弟诵经、礼拜、忏悔，料理医药，几个月以后病才痊愈。这以后她受居士戒，每天礼佛诵经，有固定的日课。

她所嫁的倪家很穷，自己靠做针线来孝养婆婆，剩下的钱都用来帮助别人、救济危急和放生。见到别人一定苦口劝导行善。

民国九年七月三十，忽然说: “我今天要往生了。” 随后拿出一包莲花瓣，让家人为她烧热水沐浴。之后换上法衣，端坐而逝，终年七十八岁。(《净土圣贤录》)

这又是一个证明。唐氏尽了做人应尽的责任: 作为女儿，她尽心尽力地服侍父亲; 作为姐姐，她尽心尽力地照顾弟弟; 作为媳妇，她承担起孝养婆婆的责任。在此之余，尽己所能地帮助别人。她在几十年里默默奉献自己的身心，有着安忍、柔和的品德，临终就坦然安详地往生佛国。

|  |
| --- |
| **若能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，后成佛时，得无碍心，观者无厌。** |

学大乘的人平时修远离嗔恚，目的是为了成佛时显发无上功德来利益众生。因为有此大愿持在心里，做任何善法都会主动地回向无上菩提，使善根成为成佛正因，以后成佛时得到两种功德:第一、得到无碍心，指真心灵明洞彻，照了万法;第二、具足无量相好的色身，令瞻仰者久视不厌。比如经上记载，众生目睹佛的金身，会顿时生起胜过十二年禅悦的欢喜。注视庄严的佛身，即使一万年也心无厌倦，得到的只有极大喜悦。